



◎大家谈美

散文之美 美在个性

彭程

作为一名散文写作者，我有时会被问及：你喜欢什么样的散文？怎样的散文才是好散文？优秀散文都有哪些特点？诸如此类。把这些问题“合并同类项”，其实最后可以归纳为一句：什么是散文之美？

想来这是一个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因为时常看到以此作为题目加以论述的文章，或者洋洋洒洒，或者要言不烦，但共同之处是大概都可归纳为这样的要求——立意要鲜明，情感要真挚，思想要深刻，结构要讲究，语言要优美，等等。它们被说成是构成散文之美的特征和前提，这当然没有错，但读来总觉得没有搔到痒处，因为这些原则对别的文学样式也同样适用。有时我会有些刻薄地想，这种说法属于“正确的废话”，信息量不少，但有效性不够。好像赞美一个姑娘漂亮，说她美若天仙，但天仙影影绰绰，模样模糊，不能给人真切直观的感，反而不如说得具体一些才鲜明，譬如说浅浅的酒窝好看，说横流的眼波动人，说笑起来嘴巴咧着的样子很迷人。年轻时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我对描写玛丝洛娃“黑溜溜的眼睛，其中一只稍稍斜睨”的段落印象深刻，为此还留意过校园里一位长着一双这样眼睛的异性。

这样欣赏名著，当然有点儿将正经念歪之嫌，不过倘若按照上面这种及物的方式来谈论这个话题，倒是有可能看得更清楚。读过的散文里印象最深的，是哪些作家和作品？如果原本散漫游荡的目光能够聚焦，落到具体的作品上，就会比较容易贴近纷繁表象后面的实质。

当然，对不同的人，这个问题仍然会有不同的回答。即便同一个人，也会因为观看角度的差异，而为认识的阶段性和变化性，而游移于不同的答案之间。真理具有相对性这一规律，也体现在文艺欣赏的具体领域中。我在这里暂且撇开其他的众多可能，只拈出一点，即我眼中的散文之美，突出体现为拥有独特的个性。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有一首题为《在地铁车站》的短诗，是以他为代表的欧美意象派诗歌的名作，以意象叠加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都市生活体验。全诗只有两行：“这些庞德从人群中涌现，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瓣朵朵。”写作者要让自己的作品在众多作品构成的模糊背景中浮现和凸显出来，最终表现出新鲜花朵般的鲜亮质感。它们具有明确的辨识度，能够轻易地与其他作者作品区分开来。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谈到散文文体的本质属性。散文这一文学样式的明显特质是自由无羁。在形式上，它没有其它文体那些基本的、入门级的要求——像小说要设置人物和故事，诗歌要讲究意象和韵律——可以说门槛很低。在内容

上，散文更是无所拘囿，呈现出高度的开放性，天地自然，社会人生，情感波澜，理性思辨，大至须弥，小到芥子，什么都可以写。自由撤除了藩篱，开放了边境，允诺着无限的扩展，仿佛一个人走到一片空旷的田野中，向四面八方投掷石头，不会有人干涉阻止。

但这样的自由中也潜藏了风险。具体到一位作家，他的时间、精力和才华，就好像是攥在掌心的石子，再多也是有限的，如果天女散花一样地随处抛掷，什么内容都写，不加以必要的选择和限制，固然对他本人或许会产生某种似乎无所不能、万物皆备于我的幻觉和快感，围观者也不妨顺水人情般喝彩叫好，但这样滥情的结果，极有可能只有肤浅的、质量不高的收获。不排除有世罕其匹的天才，能够在诸多广阔领域都有不凡建树，但不幸的是这样的人极少。

所以，一个写作者需要确定一个范围，那种四处撒网的做法并不值得夸耀。如果他经过思考，最后框定了某个这一类的目标，让写作成为一种主动的出击，而非被外在力量支配派给的结果，或者盲目跟随时尚风习的行为，那么这样的选择值得鼓励。这是一种“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智慧见识，反映了一个人打量生活的个性角度，与世界建立联系的特殊通道。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和限制、发散和收束并不矛盾，二者达成了辩证统一。对写作者来说，很可能意味着开启了一扇通往自由之域的大门。

于是我们读到了一些个性卓异的作品，它们有的与特殊的职业经历、生命际遇有关。像著名童话《小王子》的作者、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有一部名为《风沙星辰》的散文集，记录了他在飞越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脉和非洲撒哈拉沙漠时所见所感所思。二战期间，他作为法国空军飞行员，执行战略侦察任务。他置身于四千米高空，仰望头上的星空，俯视下方的大地，眼中所见的都是星辰、高山、沙漠、海洋，这样阔大的空间，让他获得了一种与地面上的人们大为不同的视野，精神生活也具备了另外一种尺度，思考的内容都是有关生命、文明、战争等宏大话题，融合了抒情诗与哲学沉思。读这样的作品，自然会有全新体验。我喜欢援引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史铁生，他的作品启发和印证的功效朝向众多的领域敞开。从二十岁开始，他即因下肢瘫痪被禁锢于轮椅上，一直到去世为止，四十年间，这一具残疾衰弱的躯体被多种疾病轮番蹂躏，他因此自嘲说自己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些东西，连一本散文集都命名为《病隙碎笔》，意思是写于生病的间隙中。这种特别的经历，逼迫他将目光投向内心深处，围绕命运、苦难和救赎作长久而深入的思考，而那一篇篇毋庸置疑的不朽杰作，足以抵抗时光侵蚀的《我与地坛》，便是浓缩了这种思考的收获，



视觉中国 供图

印证了艺术的生命力远远超过肉身。

散文作品中个性的获得，很多时候，并不仅仅来自外在遭遇的独特和戏剧性所给予的体验，像前面的例子里所展现的。其实平凡普通甚至单调枯燥的生活中，仍然可以有不同凡俗的发现。当然，能够承担这些任务的人，也必定会有一颗异乎寻常的敏感的灵魂。丰子恺《给我的孩子们》等一系列散文，是对天真烂漫的童真世界的赞美。在他看来，孩子们的傻气、率真、自然、热情，恰恰是最为美好和宝贵的，那一段时光也便是人生中的黄金时代。等到长大进入成人世界，在别人眼里变得成熟了，其实是世俗污染了，失却了本真之心。对于一个美和真的膜拜者，这终究是值得悲哀的。英年早逝的岸井，是中国当代生态写作的先行者之一，他的脚步往返穿行于书房和田野之间，目光打量着窗檐下的蜂巢和雪地上的麻雀、初春绿油油的麦苗和深秋白杨树脱尽叶子后光秃秃的枝条，思考大自然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美和奥秘，探索土地中蕴含的指引人类生活的道德原则。单调日常的外在生活形态背后，是灵魂生活的丰富、活跃和生动。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职业是首都里斯本一家贸易公司的会计，孤身一人，每日埋头于账本和提货单中，步履艰难走出附近街区，生活极为狭隘枯燥，但他甘之若饴，因为沉溺于想象使他愉悦。他的散文《单调至世的快乐》，仿佛是一篇宣告他的文学观念和写作道路的宣言：“一个人为了摆脱他的单调，必须使存在单调化。一个人使每一天都如此平常，那么在最微小的事情中才有欢愉可供探测。”在另一篇《我游历第八大洲》中，他进一步表达了通过想象再造精神生活的可能性：“我对世界七大洲的任何地方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真正去看过。我游历我自己的第八大洲。”一个绝妙的比喻，指的是

作家心灵漫游的宇宙，它虚幻，但又真实无疑。恰恰是对于外部视野的自觉收敛，最大限度地放大了他的内心生活。他一生短促，生前无人知晓，死后却被誉为“欧洲现代文学的先驱和核心人物”。相较之下，不少作者虽然走过很多地方，却只能写些人云亦云的游记，浮光掠影，没有特点，顶多是文字水平更高的旅行指南。读这样的文字，真不如读佩索阿斗室里的遐思冥想更有益处。

正因为散文写作中，面目模糊、千篇一律、彼此雷同的大路货太多，因此像上述这些区别性特质明显的作品，便会产生不一样的阅读效应。它们带给阅读者的审美感受，也最为鲜明和强烈，仿佛树种单调整齐划一的苗圃中，兀立着一株其他科属的大树，枝叶纷披，自然会格外引人注目。

散文之美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其指向性十分丰富。前面的谈论仅限于内容范畴，并没有涉及表达方式的个性化——那也是这一话题的题中应有之义，有着广阔的辐射。即使就内容而言，也还有很多值得探讨且能获得充分阐发的选项。但无论如何，内容的个性化，肯定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也因此值得花气力去追求和探索，去照料和培育，让个性的根茎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生长发育。

当然，一个散文写作者能否抵达这一目标，不仅仅取决于他的意愿，也涉及更复杂的因素，如生活经历和个人修为。有不少写作者，应该说占到相当的比例，终其写作生涯都难以遂愿，更为遗憾的是，有些人甚至始终未能让这样的前景明晰地呈现在眼前。这也是无如之何的事情。跋涉于文学道路上，有时需要用“尽人事，听天命”的古语来勉励和宽慰自己。唯其如此，散文的个性之美才更为宝贵，值得倍加珍视。

（作者系散文作家，曾获冰心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等）

开得笑咪咪的！”我喜欢听母亲含笑说话的声音，里面充满着对生活的憧憬和对土地深深的热爱。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常常想起母亲说这话的样子，心里不自觉地就盛满阳光。

母亲总是殷勤照顾着她的豇豆花。她说，一季豇豆伺候得当可以开三个月的花，几块田加起来，每天有上百斤的新鲜豇豆拿到市场去卖。初做农事的母亲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她不敢冒险，不敢怠慢，因为弟弟还未完成学业，她也不想连累已婚的几个孩子。母亲如此珍视豇豆花，还因为菜农生涯是从种豇豆开始的。豇豆花在母亲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虽然后来她也种了辣椒、茄子、蔬菜、茼蒿等很多别的蔬菜，但每每提及种菜经历，首先谈起的还是豇豆。

当一朵朵豇豆花在初夏清晨的微风中轻轻摇曳，母亲的目光穿透了花朵表面的艳丽。她看到的是那些即将长出的豇豆——挺拔、整齐，它们将在市场上换来实实在在的收入。那一张张零钞累积起来成为生活的支点，可以托起弟弟的大学梦。

每当母亲看豇豆花看得出神，我也抑制不住喜悦，赶紧抢在母亲的前面，喃喃地说：“妈，这豇豆花好看，开得笑咪咪的！”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五小学教师）

李东芳

美国人类文化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讲述过一个雌性红尾鹿的故事：在红尾鹿族群中，很多雄性早就死于恶斗，而老年的雌性红尾鹿则懂得干旱时哪里可以找到水源，遇到风暴时哪里有庇护的地方。它们虽不再为种群繁衍后代，但是仍然能为群体贡献生存的记忆和经验。

在人类文明史上，女性一直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很多文化中智慧的化身或象征都是女性。在希伯来的谚语和智慧书中，智慧之语往往出自女性先知的口中，她们帮助人们亲近智慧，远离愚蠢。女性智慧是一种贡献于群体福祉的卓越能力和具有表率作用的德行品格。女性写作就是一种女性智慧的呈现。

舒瑜所著《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中国文史出版社）就是一部记录中国当代女性写作发生、发展的书。作者对当代30位著名女作家进行访谈实录，以问答体记录了她们写作动机与创作背景，以及她们的阅读习惯和人生经历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是对中国当代女性在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进程中自身命运的思考，是全方位诉说、描写、呈现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历程的一份宝贵档案。本书从女性视角和女性经验出发，从女性成长和生命权、女性在公共空间的政治权利和话语权、女性自我的主体性建构等多个维度，通过作者与女作家的一问一答，呈现为一份女性“言说”又“言说”女性的史实资料。

女性为什么写作？女作家的创作动机很多不同于男作家，比如，很多女作家有着历经磨难的家庭史，使得她们仿佛天降使命，用写作去描述和探究磨难之意义——究竟应如何看待历史？历史如何决定个人命运？

本书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中国当代女作家走上写作之路的版图，仿佛验证了那句话：文学多来自痛苦，穷而后工。苦难的经历，是女作家们开始写作的重要动机，写作成为她们摆脱现实境遇、重建生命意义的重要方式；叶文玲当过农民、工人，对社会底层生活有着深入的体验和认识；张抗抗当过农工、砖厂工人，她以写作的方式抗争命运，终于化茧成蝶，其创作的素材多来自那段艰苦的岁月；徐小斌曾经16岁扛着100公斤的重物，在11月的寒冬从冰河捞麻，还当过钳工、刨工、车工，然而她并未被“疼痛”淹没，用写作给自己构建了一个精神的“天国”；迟子建在黑土地上的童年经历，影响她一生将书写黑土地的山山水水作为个人使命……

我们看到，写作之于女性如此重要，它是一个女性选择的生活方式，甚至是一个女性的生命意义。如残雪所说：“写作能给你的个人生活增添勇气，因为写下的文字赋予你的日常生活以意义。”

对30位当代女作家的访谈，让我们看到伴随女作家的写作过程，其自身女性意识也随之演变。通过她们或充满磨难，或经历传奇的独特人生经历，观察社会、演绎历史、洞察人性，可以看到女性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脉络，相对于近现代中国女性，其精神世界和命运有何推进和改变，也可以看到相对于西方，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有着如何不同的特质。

女作家笔下呈现出当代女性面临的现实困境——包括母职陷阱、物化行为、男性凝视等，这些在一个世纪前、作为20世纪女性文学先锋的英国作家伍尔夫笔下也曾出现过。伍尔夫一生致力于挑战性别歧视，鼓励女性发掘自我价值，成为最好的自己，这也是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说：“女人想要写小说，就必须有钱，还得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钱呢，要年入500镑，房间呢，还要能上锁。”她认为“心智的自由仰仗于物质基础”，而似乎只有“财务自由”，才“可以获得闲暇去写作；能上

锁的房间代表着空间自由，可以获得独立思考的余地”。她的理想女性是“挣到足够的钱，去旅行，去闲逛，去思考世界的过去和未来，去看书做梦，去街角闲逛，让思绪的钓线深深沉入街流之中”。写作对于伍尔夫来说，是一种生命自由的象征，是一种怡然自得，获得自主权和价值感、存在感的生命形态。

只要挣够足够的钱，就可以获得幸福和自由吗？事实上，当代女性内心世界仍然存在分裂——外在社会环境中，女性必须面对生存的挑战和历史变革的挤压，虽然已经拥有了很多外在权利，但仍然要面对在内置的家庭场域中“男尊女卑”和“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这种外在权利与内在束缚造成的分裂感形成了当代女性新的困境。如何突破这种困境？那便需要女性能够在琐屑的日常中为自己建构有力量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空间，安放自己的精神追求，不放棄自我成长和心智的提升，使自己活出更为深邃的生命样态。很多女作家竭力描写和揭示了当代女性生存的各种样态，并试图提供答案，如池莉、陈染和徐坤等。

本书记录了风格迥异的女作家们由于不同人生阅历和精神旨趣而呈现出的不同面向，让我们能够接触到她们“真实的心声”，获得解读她们作品的密码。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女作家对于一座城市的生活，视角独特，各有千秋：范小书的《苏州故事》写出了“远山近水”的苏州的地域色彩和人物符号背后的城市之魂；王安忆并不喜欢上海这座城市，却以《长恨歌》写出了上海滩的味道；王旭烽从中国文人日常生活的艺术化重要表达方式——茶文化写出了杭州的风雅……

本书还透露了很多小说创作的“幕后”背景，为我们了解女作家和解读小说找到线索，如阎纯德所说，囊括“研究女作家、了解女作家不可或缺的内容”。如“以江南写中国”的叶弥的《不老》，小说结局居然是由作家真实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提供了灵感。

本书作者认为，“任何优秀的作家作品，都会有心灵自传的成分，无论书写社会人生什么样的话题，都会包含作家本人的思想、情感和爱憎”。正是这种洞察，我们走近女作家，走近她们的生命经历，才更加发现无论是她们的阅读书单，还是她们的写作关注点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发展历程的呈现。如戴锦华评述本书：“女作家的创作已成为共和国文学图谱中一道道彩色的经纬……在睿智与狡黠、率真与自辩、袒露与追问之间，我们得以与她们相遇、相知。”

30位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的心路历程，代表了当代中国女性的生命经验，也体现了中国当代社会文明的进程——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离不开社会给予女性的尊重与理解、包容与呵护，离不开社会给予女性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的可能性以及成长舞台，提供女性展现才能的历史空间，当然也离不开女性自身主体性意识的提升与承继传统、链接现代的成熟。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

◎教师文苑

母亲的豇豆花

陈进

柔和的阳光洒在翠绿的田野上，初夏的微风带着泥土的气息和豇豆花的淡雅香气，轻柔地抚过脸庞。我重返故土，站在这片充满回忆的地方，目光所至之处，无不充满着活力的美景。

田里一畦畦豇豆正在疯长，藤蔓顺着高高的竹架一路攀爬，搭成一排排绿棚。浓密的叶子里点缀着朵朵豇豆花，深紫的紫色花瓣构成蝶儿飞翔的姿态。每每看到豇豆花，我总想起母亲，想起她初做农事时种了许多豇豆的情景。或黄白相间、或深淡紫色匹配的豇豆花，像是初夏的使者，用浪漫的色彩迎接母亲的每一个清晨和黄昏。母亲总是笑咪咪地说：“你看，这些豇豆花才好看哟，开得笑咪咪的！”

母亲总是很忙碌，每天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街头巷尾。记忆中我跟母亲的相逢好像总在一个特定的场景里。每次回家时，家里基本没人，我径直走向屋后，朝田里吆喝一声：“妈，我回来了！”

接着一个戴着草帽的佝偻身影便从某块地里浮现出来：“么女儿回来啦！”然后我就朝母亲飞奔而去，帮着拿东西一起回家。印象最深的是母亲从豇豆棚架下钻出来的情景。高高的棚架爬满藤蔓，母亲在里面干活，弄再大的动静，外面都很难知晓。她从某一处现身，就像是某个神秘世界穿越出来一样。

我们走在田埂上。母亲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也时时提醒我走路不要东张西望。我知道她这句话还有另一层含义：别把豇豆花碰掉了，碰掉一朵花就会损失一条豇豆。犹记得一次我带着三岁的女儿回家，刚到田埂上，小小的女儿就被漂亮的豇豆花吸引住了。她才不管花儿变不变成豇豆，不停地闹腾要“摘花”。我的临时教育根本不起作用，女儿在田间才待几分钟就摧残了一片豇豆花。母亲阻止着我对孩子生气，嘴里说着“没事没事，不就几朵花嘛”，其实能看出来心疼得不行，一次次将女儿扯掉下来的藤蔓轻轻地往棚架高处顺去。

夏天的偏东雨说来就来，母亲经常

被浇得湿淋淋的。这时，母亲也并不着急，不慌不忙地从田沟里起来，站在田埂上还要观望一下雨势才离开。回到家，母亲换上湿衣服，便搬一把椅子坐在门前阶檐下，望着雨点自言自语，又像是跟家人说话：“快点儿落快点儿晴，豇豆就喜欢这样的天气，晴了好扬花。”我也常常搬一把椅子坐下来，随着母亲的视线望向田野，目送过无数场偏东雨的来和去。雨过天晴，母亲又戴上草帽去查看豇豆花了。她的动作特别轻柔，将那些被风雨打歪的藤蔓送回原处，将堵塞的垄沟一一疏通。

阳光打在豇豆叶上亮晶晶的。此时，那壮阔清鲜的绿色大背景，衬着母亲白白的草帽和花衣裳，像一幅明丽的动态画面。我也亲眼看到，一个豇豆花苞以可见的速度打开花瓣，在露珠提着的一万个太阳灯的注视下，显得那么生动和娇艳。母亲很享受这份劳动，出神地望着这些宝贝，脸上盈满笑容，跟豇豆花一样灿烂。她意识到我跟在身边，马上示意我说：“你看这些花哟，